



1 4  
1555  
234

234





門 14  
號 1555  
卷 234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三

代湖南姚提刑謝到任表

出秉一障方驅漳浦之車入對九重旋攬湘江之轡拜

恩深厚撫己凌兢中謝伏念臣遭世休明奮身孤遠輕

裘緩帶初無橫草之功阜蓋朱轡薦被承流之寄駑馬

徒勤於十駕鼯鼠終病於五窮豐年閭里之安既非己

力治國封疆之肅亦自廟謨曾何勞能可膺寵渥矧洞

庭之南溟實熊楚之故區控百粵以分封包九疑而奠

壤山有貪而無親之獠綏靖為難俗多險而健訟之民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平停匪易臣之能薄衆所共知豈意堯言遽申呂命母  
乃累公朝之選重以爲善類之羞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深察隱微不忘遐遠謂法本用於不得已而刑實貴  
於無所施苟辭旣一成卽有斷體殘膚之慘必獄先三  
覆用推好生惡死之心肆命使臣具宣德意有如臣者  
亦在遣中臣謹當畏此簡書緣以經義戢虎冠之吏俾  
盡破於漢觚達狴牢之情庶大恢於湯網

代知蘄州李大夫謝到任表

便朝賜對甫閱期年支郡合符遽差吉日佩大恩之優

渥撫小己以凌競

中謝

伏念

臣

拔迹犁鋤託身韋布初

緣干祿誤塵俊造之科旋與試言復玷師儒之選閒關

州縣荏苒歲時望絕亨嘉分投沈

梅云沈當作允

散屬邇臣之

論薦蒙聖帝之簡知罷佐近蕃進司左帑方駕鸞逸翮

競追霄漢之遊而麋鹿凡姿每結山林之戀重緣老母

意久念歸屢旬外官力圖便養豈料山西已薄之日難

休木末不止之風逮茲復綴於班聯悵已半凋於齒髮

自慙駑蹇非赴功趨事之才乃冒龍光與宣化承流之

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燾日月照臨謂淮右



在今號稱樂土而斬春為地迫近邊陲欲求循良共理  
之人當得悃悃無華之吏而臣素非詳謂重遲雖  
被使令若為報稱太守之祿二千石銜飽煖之恩元  
豐之戶十萬家誓竭撫摩之力庶殫毫髮上荅邱山

代廣東提刑司賀會慶節表

重離繼照運既屬於昌辰載震呈祥節復彌於良月春  
生廣宇慶會中天中賀其惟皇帝陛下德邁古初道侔  
覆載問安侍膳八紘陶愛敬之風薄斂省刑萬國樂舒  
長之日大明有赫景命無疆臣身正落南心常拱北對

九成簫韶之石徒想鈞天奉千秋金鏡之書尚希前哲

代湖南提刑司賀會慶節表

序當良月律中應鍾有王者興撫千齡而啟運祝聖人  
壽罄萬宇以同詞中賀其惟皇帝陛下遙廣文聲蓋  
循堯道自東西自南北陶然德化之漸乃聖神乃武文  
妙矣天心之運屬茲誕節茂對休辰宜尊六氣之乘翁  
受三靈之佑臣觀風無補越俎懷慙念督捕平糴之官  
司存雖異而悠久無疆之祝善頌則同

代衡州賀會慶節表



有鳳歷之紀十月爲陽驗虹渚之祥兆民賴慶雖若華  
封之賤猶傳嵩岳之呼矧與承流可無善頌中賀共惟  
睿文稽古神武御今推成湯解網之仁恩被八紘之表  
躬文王侍膳之孝歡傾萬國之心聿臻長發之期盛衍  
泰元之策臣欣逢盛旦適守偏州想簫韶九奏之和心  
徒馳於北闕對祝融五峰之翠壽惟禱於南山

又

一人有慶方開流渚之祥四海承風爭致後天之祝式  
標令節允換休辰中賀共惟克孝而仁允文且武應天

以實每懷恐懼修省之心視民如傷不忘賑卹矜憐之  
意精誠所格顯默自孚適當載震之期益衍泰元之策  
臣曩司簿領今奉藩條漢殿千官莫預稱觴之列堯天  
萬里徒傾就日之誠

代湖南提舉司賀會慶節表

良月叶期真人應運四方來賀葵傾向日之心萬壽無  
疆中賀共惟內全舜孝外廣堯仁推側  
山祝後天之算中賀共惟內全舜孝外廣堯仁推側  
修行之誠路開衆正下賑廩勸分之令澤浹羣生罄  
心宇以縈懷薄高穹而遠屈宜昭景貺益茂奇齡臣屬



去闕庭遠馳原隰承王命謹春秋之節雖阻奉於漢觴  
望天顏無咫尺之遠自難忘於虎拜

代湖南提刑司賀天申節表

誕彌紀節適逢舜日之長溥率傾心咸望堯天之遠敢  
同有截上祝無疆中賀共惟澤在生民道隆治古褰裳  
脫屣超然與造物遊侍膳問安久矣享天下養宜此降  
年之永益昭申命之休臣遠在遐陬不任大慶挹北斗  
而爲壽阻奉清觴南山以矢歌徒申善頌

代湖南提刑司賀大禮慶成表

敬布政之法宮肆嚴宗祀敷順民之至德不顯靈承率  
禮無違惟聖時克中賀其惟嗣承義策追放堯勳方遏  
音而致孝思之時亦備物以盡昭事之禮奉璋詔相奠  
玉伏與肅肅雍雍俾三靈之底豫穰穰簡簡左萬宇之  
蒙休臣迹遠周行心馳魏闕我將我享所期遠續於周  
詩可磨可鐫豈但近追於唐頌

代湖南提舉司賀康復肆赦表

二氣錯行豈無衍伏三靈不祐自格和平中賀共惟  
太上皇帝陛下德配堪輿恩漸夷夏大庭頤志久矣與



造物遊寢門問安樂哉為天子父閒雖違裕旋即底寧  
惟上天之載無聲所助者順而諸福之物備至宜錫厥  
民爰啟慶於寬書周衍期於神筭臣託身屬籍庀職遐  
陬仗金節以載馳莫陪虎拜奉玉卮而上壽徒想舜趨

又

天右至仁壽期頤而岳等聖推廣愛令布獲以風翔休  
命再申歡心四洽中賀其惟襲堯垂統體舜事親知敬  
為難安為難故尊之至養之至晦明六氣適小憇侍膳  
之和壽考萬年已大集與齡之慶肆因渙汗一震解雷

嘉與斯民其茲介福臣屬違象魏遠在熊湘正履說冠  
遙想復初之喜編金鏤玉願聞嗣舉之儀

迎湖南提舉管奉直啟

伏審十行天降一節風馳分竹使之符遺愛已歌於稚  
耄執繡衣之斧先聲又震於華戎惟所負之素高故無  
施而不可其惟某官以超然之人器著藉甚之聲華黼  
黻文章蓋由天得經綸事業允自家傳千里未究於設  
施百城旋煩於澄按惟是湖湘之地實居楚城之交摘  
煮浩穰征徭繁重欲綏僻遠須付賢能惟公乃心為國



長算必能問民疾苦因俗設施剛柔適中公私均濟雖  
暫屈飛騰之步興兒童走卒之嗟而一蘇疲瘵之民亦  
賢哲君子之事某受材素拙聞道苦遲墮身朱墨之中  
自嗟老矣託迹麾旌之下夫豈偶然况與斯民其觀異  
政其為幸會莫究名言

代宋郎中荅劉路鈐啟

十年聞譽覘能姿以無繇一騎傳書喜虎旗之告至伏  
惟某官時口天得將略家傳持身不越於準繩御衆必  
嚴於紀律宜膺宸眷來總戎輅御穀之禮樂詩書倘不

忘於敦說子儀之營學士卒當益見於精明某適充刑  
憲之司與聞軍旅之事切欣得上恨未承顏

代劉寺簿通問趙提舉啟

伏審被命中宸司倉南服送以小雅皇華之什界之大  
招情絕之鄉上眷甚隆輿情胥慶共惟某官才達以藝  
德地而清筆三種而細書學九精於紀事日五色而成  
賦詞最妙於決科屬時竝用於親賢致身寢躋於顯美  
出彰兩紉八正羣工少陵供奉之班雖少遲於進陟李  
惺敏散之法正有待於推行一蘇九郡之疲民諒亦平



生之素志某昔瞻芝宇今託蘇天倦鳥強飛方劇知還  
之意停鸞望恐無快覩之期悵望之餘傾依徒切

代宋郎中荅薛提舉啟

三湘訪古嘗接英遊七澤觀風欣承口命遠信忽傳於  
回鴈剛辰知遂於交龜共惟某官漢少府之行能唐學  
士之文采八丞棘寺仍含華省之香出蒞寶司繼剖名  
城之竹優游不迫譽處自高宐臨遣之榮伸展澄清  
之志倉庾茗甞之政既往欽哉臺閣禁從之遊行召君  
矣某語離滋久仰德良勤昔密邇緜陰已熟召棠之化

今下分青草復依漢節之光口惠之深占言難盡

代劉衡州賀趙提舉禮上啟

伏審戴星疾馳涓日視事山海富曉之利未暇講求閭  
閻疾苦之民先思拯恤條教既下觀瞻一新共惟某官  
以宗室之英為邦家之彥被服儒者蹈履古人垂可其  
工虞廷已聞於稱職滂猶擯轡漢法益重於觀風諒詔  
傳之未休卽鋒車之促召某倦遊久矣歸興浩然羝羊  
獨蒞愧無解綬之決驚鵠依樹敢廢負弩之恭

代宋郎中賀潘徽猷知潭州啟



伏審祇奉恩書改臨帥閫升華六閣既膺寵數之新賜  
履四封仍復按臨之舊民方懷於遺愛俗喜得於故侯  
郵置甫傳歡聲爭起共惟某官以正心誠意之學輔開  
物成務之資終日不違笑子厚區區於愚谷傳家有自  
陋隱之表表於貧泉豈惟江左之勝流自是京西之循  
吏二年嶺海盜已奔秦千里湖山人思借寇暫屈臨於  
碧幕行歸侍於彤墀某慕用良勤瞻承何闕及瓜而代  
音託契於通家乘傳以行今同寅於將指茲為幸甚夫  
豈偶然庸肅遣於賀械藟亟聞於下吏薰風破暑溫詔

趣行願揚十乘之光式慰一方之望

代賀潘安撫交割啟

趣駕及疆涓辰開府風來雲嶠依依猶謠頌之傳路轉  
湘江歷歷皆循行之舊山川還觀旗纛增明共惟某官  
執心端夷涵德粹茂格物之學足以窮天人性命之原  
經世之才足以建國家治安之策宣勞歲久被遇日深  
爰躋內閣之崇復殿介藩之重以今日老成之望臨昔  
年澄察之邦雖未足以回旋抑少分於憂顧承口玉堂  
之邃行被於峻除道林嶽麓之奇姑酬於清賞某蒹葭



倚玉尸祝代庖楚令尹三已之顧何所告張京兆五日  
耳詎能有爲願賜疾驅少寬延佇

代姚提刑荅參議啟

屬令解鞅函沐惠音士林藹厚重之稱所聞舊矣帥聞  
得忠良之佐何慰如之伏惟某官葵藿傾日之誠松柏  
凌霜之操閒關萬里終始一心巖宸每念於孤忠外服  
薦更於優任青油談笑姑陪賓客之遊黃紙詔除行被  
絲綸之寵炎敲正劇欵晤未期願精五鼎之調式慰三  
湘之望

代趙大監荅趙參議啟

十年江海因循莫辦於書郵千里湖山邂逅偶同於王  
事追惟疇昔相從之樂恍如夢寐初覺之時三復誨存  
百感紛集其惟某官宏才驚世雅望亢宗攬轡澄清雖  
小鬱范滂之志登樓嘯咏乃盛追庾亮之風中嘗萋菲  
之橫遭旋已是非之暴白未履星辰於天上姑爲賓客  
於湖南登定王之臺不妨訪古對太乙之燭行卽召歸  
某久矣驅馳甫茲休憩賦六轡如絲之雅起居靡皇泛  
一葦可杭之川瞻承非遠



代趙大監賀潘徽猷移鎮啟

六閣升華十連移牧嶠南父老扶攜遠出於山閒湖右  
兒童歡笑爭迎於道左俗安舊政人識故侯不煩一檄  
之移坐致百城之肅惟某官淡無世好清有家風心  
傳河洛之淵微功先克已轍環楚粵之廣莫民率歸仁  
步武宜接於夔龍蕃宣尚勞於方虎甘棠蔽芾益觀柯  
葉之繁青草蒼茫寧復波濤之沸少畱緩帶行奉賜環  
某倦逐京塵謬將使指念異時想見於風采謂望履之  
無時乃今日協同於寅恭忽趨風之有日其爲欣慰莫

可喻云

代趙大監賀潘徽猷交代啟

尺書南去方輸賀燕之誠千騎北來俄報交龜之喜賦  
罷楚雲之暮權生湘水之春恭惟某官學古聖賢爲時  
模楷明刑輔教阜陶無愧於理官說禮敦詩卻穀宜爲  
於元帥式是南國名震京師肆升延閣之華復鎮重湖  
之重問鬼神而夜將半行觀宣室之席前舞巴渝而袖  
不回勿恨長沙之地狹某半生慕義一旦爲寮豈人實  
能殆天假寵張綱竝選於八使自漸官次之微季札歷



聘於諸侯願備紵衣之獻

代劉衡州通岳運使啟

兒時聞長者語已欽先世之英名老去備守土臣復依  
公子之高誼自審絲綸之誕布日佇繡衣之前臨未聞  
車馬之音敢奉緹緘之問其惟某官高明得於天賦忠  
義本之家傳入選駕行爲華省潛郎之望出持虎節號  
外臺膚使之英周旋雖遍於四方勤勞不殊於一日未  
嘗爲世俗功利之說所至惟閭閻疾苦之求天其相此  
疲瘵之民公故來任將輸之寄魚鳧蠶叢之道旣不憚

於上天瀟湘衡嶽之遊諒無辭於攬轡少淹輶御行有  
詔除某一去門牆屢更歲月念昔年鄂渚嘗託蘇刺史  
之天豈今日臨蒸不爲李將軍之地帡幪是望悃悞難  
宣

代趙大監賀宋提刑除江西運判啟

伏審祇膚帝制更駕使輶香草何心自擢秀沅湘之浦  
太阿有氣復騰光牛斗之墟六轡未馳百城已其惟  
某官莊靜而有守寬厚而不流黼黻王度之文得長卿  
子雲之妙經綸世務之學造東坡穎濱之微偉哉西蜀



之英歸然中朝之望宜還清禁爲王侍臣尚耀皇華如  
古計相橫鞭之算多暇想載廢零雨之詩賜環之召有  
期盍高結飛霞之佩某半生慕義三月依仁僅降旣見  
之心遽作離羣之歎山連鴈嶠思人之樹長存水接龍  
沙寄遠之書敢後

代趙大監回葉通判啟

名門擢秀舊聞公子之賢會府同流今喜治中之至遠  
勤貽問審已造官伏惟某官德粹而溫才挺以敏卓茂  
教人於密縣孰謂不能崔羣行道於宣州餘皆可信尚

屈雲霄之步來分風月之光雖地未足以回旋宜有懷  
才之歎然事皆得而闕決豈無及物之功惟小大咸盡  
心焉則通顯必有日矣嚴凝在候贊戒良勞願精持養  
之方用赴功名之會

代趙大監荅趙提舉幹啟

聞千里駒之譽久矣嚮風獲上林鴈之書審將命駕伏  
惟某官識爲善最樂之旨蘊大雅不羣之姿聲華早溢  
於士流秀穎自超於宗室幹山海之利方有賴於長才  
混賓客之塵願少畱於高躅矧惟衰朽雖藉彌縫豈無



他人當先求於宗黨不有君子孰助振於紀綱願言疾驅寬此延佇

代趙大監荅邵州徐知郡啟

伏審懷章入境揆日臨民聖主慨念遐陬爲擇豈弟慈祥之長郡人喜得賢將自無歎息愁恨之聲其惟某官文浩若川行溫如玉或從王事含章不願於人知閒卽家居造化自難於我舍更吉陽之駕猶爲未久叱沃水之馭旋已有行平易近民豈獨里閭之無事綏懷有道必令邊徼之舉安會是枵口猥蒙記省念夙知賢德之蘊奚待爲世俗之書披味以還佩服不下

代趙大監賀胡侍御啟

伏審簡自宸衷擢居言路執筆螭頭之下昔汗溼於青編橫榻烏府之中今風生於白簡偏儀要近允屬賢英其惟某官正學探微偉辭邁往十二筩之諧律天韻自高四十圍之參天霜皮獨立方聖天子有爲之日蓋大丈夫行志之秋上旣虛心有聞必求諸道公如張膽何憂不得其言要令許國之心丹益見用儒之道白隻出七人之右獨高三院之稱以鐵爲柱而冠豈特秦官之



貴惟木從繩乃王卽觀說命之攸其屬使遠方欣聞寵  
數蔭千閒之廣知無凌雨之憂瞻一角之峩恨阻趨風  
之便

荅衡陽張縣丞啟

頃陪老李屢道顛張未降旣見之心思君欲老忽拜加  
餐之字惠我何多伏惟某官心地坦夷絕去城府性天  
開廓不立町畦雖疇昔邈無半面之交而風期懽若平  
生之舊想見哦松之高韻不減昔人愧非棲棘之勝流  
亦叨聯事懽喜無量編摩難窮

荅衡陽徐縣尉啟

踞蒸湘二水之匯古號名邦庀東南一尉之司今得佳  
士誰云短簿亦辱長牋共惟某官英槩自高脩名早立  
李義山之翰墨豈苟作哉梅子真之官資聊復爾耳少  
淹慰畏行卽飛揚某雖幸依仁屬將更戍論世是尚友  
也庸何俟於古書作易其知盜乎猶及觀於親政

通問交代主簿啟

一別故山五更新火止雖或尼馬援終類於賈胡事有  
不期盧敖忽逢於若士共惟某官資稟異甚辭采燁然



氣岸干霄早結飛霞之佩名塗策足方騰逐日之車偉  
哉拾芥之英須此及瓜之宜丁幸會卒躡更書鸞鳳  
枳棘之棲雖遲於翔仞蛟龍雲雨之得即奮於蟠泥某  
壯且無成老將焉用敗壁摧簷之下坐閱四期出朱八  
墨之餘無補一事公誰顧短主簿尉且呵故將軍須君  
激昂振此蒼颯承顏伊邇企踵以須

荅衡州趙推官啟

地為楚望允資賓幕之賢人得宗英實作侯藩之重其  
惟某官青藜學富古錦才高未陪紫薇青瑣之遊聊作

阜蓋朱幡之客方衆人厭聾丞之老皆欲逐之乃一書  
為短簿之先抑何寵也未報投瓜之況遽聞行李之來  
望塵既緩於迎將削牘又稽於報謝我誠不敏祇自咎  
何以文為公倘有容滋好仁不可尚已

通問交代朱主簿啟

稔聞聲猷積有歲月願見君子每恨大江之東西共承  
王官適相戍役之先後日須至止曷尚淹留共惟某官  
天資自高士譽夙著才力所至利器何盤根之難功名  
方來熟路宜輕車之駕乃淹霄漢之步尚領簿書之煩



蓋將自其下而升高其肯志乎大而略小鸞鳳在枳姑  
少回翔蛟龍得雲行卽奮迅某疲曳奔走夢想光塵青  
燈夜長行有晤論之樂綠野晚秀願聞遐征之期

代新建尉通問余狀元啟

瞻千佛之名昔講問於高誼躬一尉之役今託備於下  
僚孰云事出於偶然蓋有物爲之陰相共惟某官脩名  
早立英槩自高闡繹微言窮千古諸儒之蘊條陳大對  
登一時多士之先惟其言而受宸展之知是以仕則爲  
侯邦之客雖王文正非志於爲溫飽計而宋元獻亦樂

於超州縣官矧此洪都久爲會府三秋而窮鳧鷖渚姑  
極賞心十年而到鳳凰池自有故事某困於場屋正坐  
少文屬此弓刀又憂不武窮有投林之急智無識路之  
長所恃高賢曲加大惠假軺傳而言事倘許效於南昌  
廢曹務以賦詩敢自同於東野

代安仁尉通問提點司王主管啟

貧無以食將糊口於四方愚不自量偶墮身於一尉所  
幸效官之地近衣督鑄之司敢以書郵聞於幕府共惟某官  
英名振於當世卓行配乎先民連城垂棘之珍久韞藏



於深櫝追電籥雲之駿盍騰蹕於通衢尚從使者七介  
之遊已出才士二生之右重以母輕以子縣官方喜於  
泉流尊如神親如兄詩老詎聞於交絕茂勳若是婉畫  
謂何不俟代還卽聞登進某猥由末第託備下陳春服  
旣成忽躡踐更之次布帆無恙將諧跪起之私念方竊  
於庇庥宜少陳於悃悞賤有司百僚之底駿奔走以奚  
辭上大夫一府之尊網闊疎而是賴其諸頌望未易編  
摩

代安仁尉通問提刑司宋 幹啟

杜門掃軌久懷慕義之誠襍被造 喜有趨風之便矧  
惟曹務正奉臺綱敢馳書郵敬上幕府恭惟 某官 以忠  
厚之德將宏博之才志尚獨高嘗對花而作賦風流口  
遠盍秉燭以脩書未觀王國之利賓姑辟湖南而爲客  
且抱冤之民恃獄而理豈容讞議之不詳要行法之地  
得人則平庶幾囂訟之可弭惟公盛德不減干張行被  
恩言入陪臯呂

代安仁尉通問郭教授啟

進士起家誤投冗役廣文到舍行接芳塵念託備於下



僚盍恭脩於先問恭惟某官風神凝遠天分開明學問  
深探於本源推明人極文詞獨妙於體氣丕揆國華結  
綬王畿下帷鄉校思樂泮水詠歸零風雖小屈於壯圖  
實大明於此道道重諸儒之席土方知歸寒無坐客之  
氈公亦奚恨聲名既遠光寵不遐某眇焉宦遊四方之  
初幸甚遭迹羣公之後堂階繫馬固懷慕義之誠尺素  
傳魚又抱瀆尊之愧

代安仁尉通問知饒州王大夫啟

釋耒三農效官一尉蕃宣望重久跼踵於門牆警捕地

卑莫抒情於竿犢屬戍期之驟及輒啟問之恭修恭惟  
某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萬里飛黃之駿本出於渥注  
千金結緣之珍宜歸於王府果繇雋域亟踐華涂一同  
方憩於棠陰兩郡俄分於竹使孰爲善政孟伯周通合  
浦之商必有惠心朱叔庠變夷陵之俗閒暫遊於殊館  
尋起鎮於名城非用恩除悉由才選優優布政已追儷  
於前聞言言効忠諒無慙於往烈風雲不晚日月以須  
某器能非長問學不裕彈冠而仕偶收拾芥之功襍被  
以行又躡及瓜之次謫材何取洪覆焉依賦溧陽之詩



敢意騷人之作代奉天之役或幾義士之風

廸功郎致仕董君行狀

晦翁作墓銘與董叔重書云所作先志文易就亦因

得好行狀故不費力耳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德興故樂平隸鄉也後析為縣有大常博士董君淵者始以進士擢第其後裔組蟬聯與邑之張氏萬氏俱為聞家里諺號張董萬猶眉之蘇程石云博士於君六世從祖也而君曾祖介卿祖材兩世仕皆有聲介卿終左朝奉郎太醫令材終右從政郎康州縉雲縣令材生陵君考獨隱居不仕君少有

英氣務為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然實篤於風義縉雲令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以順之字之曰以代韋弦之君佩服之後更今名猶以舊字示不忘先訓也年二十一從洵先君子遊為春秋學先君子命設几案日與對春秋以左氏傳時時為說大義且以禮法開之久之寢才省遂痛自刻勵務入禮法鄉人稱焉君亦益以風義自任朝廷念里胥之役不均許以義役從事君家無溢格之稅而里多中下戶慮不能集即出田粟倡之事遂定鄉里賴以少紓所居五里許有地曰金



山地里家以爲吉君雅有歸骨之志會今祕閣修撰晦翁先生朱公有族兄死未葬馳書語君卽捐以與無吝色少從鄉先生程君偁及其弟舟學二君歿日久而撫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偶口端口母欲以爲凡君之篤於風誼皆此類也嘗得朱公所定口祭儀讀之曰是可爲也自是歲時祝饗由始事逮卒祭盛服酌酒饋食有數有序拜俯伏興屏息以俟如親見其形容而有所受命者未嘗少倦也晚節絕意進取又欲漸磨屏家事卽所居傍藝花蒔竹灌蔬畦藥時杖策徜徉其閒觀物之

華實盛衰以自適客至具壺觴從容終日閒論時事料成敗則雖老於市朝者不逮也淳熙十三年天子賜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恩授廸功郎致仕後五年以疾終於家實紹熙二年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爲摸稜含糊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然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時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心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旣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



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者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  
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缺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  
恨之如君者使有所遇合以其才頡頏一世可量哉娶  
周氏再娶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鎡女三人嫁  
余梓程澈王中皆周出也錫鎡及嫁程澈者亦前卒孫  
男三人女二人初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師儒有道  
之士不遠千里遣從之遊故諸子行藝皆蔚然可觀鎬  
銖嘗舉進士而銖尤自立將以某年月日葬君其鄉湖  
山之原以周氏耐屬洵狀君行事欲求銘當世立言君

子洵少從先君子牛馬走客君家君以世契故待之厚  
義不得辭謹述其行治可以告後人者如右

### 滕府君行狀

君諱洙字希尹姓滕氏世家徽之婺源其始不知何自  
徙居熙寧中君族叔祖循州興寧縣令申遊京師見龍  
圖閣學士東陽滕公達道敘家世知東陽婺源之滕本  
出一族而至其所由合散亦不能言也君曾祖谷祖爲  
父恂皆不仕君未冠而孤自力學問叔父信州司戶參  
軍愷儒學決科嘗從豫章羅公仲恭其弟叔恭傳眉山



蘇氏之學又從神崧呂公節夫及其弟仁夫傳伊洛程氏之學皆得其旨文詞卓偉聲名動一時君幼聞家庭之訓已知所趨嚮鄉先生有俞靖宋祐者多見前輩大老學皆得其亦司戶公之師友也君復從之又從它知名士俞允若順鄉李繪參仲江介邦直汪廷祐子卿及洵先君子磨礱浸灌久益完粹尤好春秋左氏傳對客論事或援證至數百言不休於他書亦口誦手抄勤甚其爲舉子之文精緻有程度然以試有司輒不利因棄去不復作久之二子璘琪浸長知讀書乃以所學授之

曰是庶幾能成吾志者時晦翁先生朱公方倡道閩中卽使璘琪以書自言願受業於門朱公見書喜復之曰學者患不知所歸趣與所以蔽害之者今旣知之矣誠能於聖門親切之訓心念而躬行之漸涵既久心定理明將自有得一子得書佩服惟謹君又時時誦其語戒之曰勿負先生所以期汝者及朱公還里中二子曰往從之質疑問難歸輒疏所論於紙君見之曰非先生意也先生誨汝時豈不曰心念躬行將自有得乎二子感悟刻勵及擢第守四方則又日以異時里閭所見聞人



情之誠僞事理之是非誨飭之由是二子克自樹立爲  
時所稱由君所以教之素有方也晚得未疾猶手抄孔  
孟言仁爲一編日夕誦味嘗大書壁閒以自警曰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蓋其好學檢身雖老且病猶不倦如此  
紹熙四年病復作夏秋寢劇知不可爲卻醫藥不御書  
子真語示諸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居無何遂卒享  
年六十有五實是歲七月二十七日也夫人胡氏與君  
同甲子資溫淑能順君所爲以成其志里人咨其賢前  
君一年卒五男子璘琪瑾瑛從政郎鄂州州學教

授琪迪功郎寧國府旌德縣主簿瑾瑛皆業進士璘前  
卒二女子適程萬頃程樵之七男孫五女孫君爲人恭  
儉好義遇人無少長俛首接語如見大賓凡少年所爲  
飲酒歌呼饒樂放縱事未嘗一接也自奉菲薄食不二  
味無彫鏤之器華飾之衣苦節力行終身如一日不以  
豐約易其度嘗有一士族女年甫齠鬋家貧母病父爲  
丐僧所欺鬻之倡家聞者不平而莫能誰何君獨憤然  
呼倡僧許償直還女倡陽諾而實謀挾之以邀君廉知  
之亟訴諸官未決倡與僧謀僞契增其直累數倍覬君



憚費而止君喜女得還不復斥其偽卽謀所以酬之然  
未有處也會璘舉鄉貢郡餽鹿鳴勸駕之金卽以取女  
還其家縣令張安中聞之擊節稱歎書其牘譽君良美  
蓋雖居困約猶自拔爲義至他嫁親戚孤遺之女與矜  
其貧而恤之者猶多不能盡書也洵之祖妣胡氏夫人  
與君母夫人兄弟也胡夫人無恙時嘗爲洵言峩山府  
君旣歿子幼家貧未有以葬有地在縣西易潭上術家  
以爲吉而吾家未之知一日滕氏妹來省從容爲我言  
姊夫捐館歲久未葬聞姊家有吉地在易潭山或囑我

以重賞求之我謂姊夫猶未葬不許也姊子弱慮爲他  
人所誅蓋早圖之吾聞之矍然遂以葬府君今所謂峩  
山是也因歎曰是家有陰德子孫其興乎洵聞此時方  
壯歲今又三十年矣而君二子相繼取高科叔季皆力  
世其家夫人之言於是可信諸孤將以某年月日合葬  
君夫婦萬安鄉松巖里龍陂西四壯之原書來求狀君  
行將屬名世之士爲之銘洵旣敘其大槩又因記祖妣  
語於其未使覽者知君家之所由與云謹狀

鍾山先生行狀



先生諱繪字參仲姓李氏世家新安婺源儒家也曾大  
父蒙大父居注皆不仕父鏞始游太學知名建炎  
初以累舉補官爲青康軍之建昌尉饒州司法參軍大  
平州軍事推官以沒先生推官公之長子也少穎悟讀  
書日千言詩易禮皆略成誦而尤精春秋左氏傳屬文  
敏甚自朝廷設元祐學術之禁士非王氏書不讀宣和  
禁稍弛而遠方人士狃於所習未盡變也婺源又居重  
山複嶺閒見聞尤狹陋逮兵興四方雲擾賢士大夫多  
避地其閒於是有羅公兄弟曰和問曰廣問者和靖尹

先生高第傳伊洛致知篤敬之學又有俞公靖者亦里  
儒先也多識前言往行其學出入坡洛之閒先生與里  
人滕公愷悉從此三君子遊滕公長先生六歲負才氣  
不屑友不如已者獨器重先生目爲小友嘗得閩中所  
刻東坡先生文章號大全集者相與讀之歎其編次無  
法真實相雜奮然取朱黃盡塗去不類者滕公見之驚  
曰子後生敢爾耶他日得蘇氏家傳本校之果皆非也  
益奇之乃出書一編示之曰好學而不知道猶不學也  
此書吾得之羅公皆河洛遺言公戒勿輕示人吾今日



爲子發內府之祕矣先生受之以歸口誦心惟默若有  
省聞有所疑又從諸公質之於是學問日進復侍推官  
公官南康遊廬阜識隱君子祁公寬亦和靖學徒也聽  
其言多相契者然猶疑其未也出入釋老求之者又數  
年知其說不出乎吾宗乃益自信遂厭科舉之習築室  
山閒爲隱居計名其山曰鍾山榜其室曰中林常曰免  
夫微賤椽瓦中林人所不見之地也以微賤之人處人  
所不見之地而能持之以謹肅之德則可以爲公侯之  
腹心然則人可怠於自修耶自是優游涵養學益成行

益尊鄉人宗慕之然先生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著  
論語西銘解義山窗業書數篇而已有來學者隨其資  
誘之循循不倦其言曰敬者心之閑巒也心有不敬焉  
則馳矣敬而不已則明明則誠故學者致心之道守敬  
爲要又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勇於棄廉恥則勇於廢  
禮義一維苟絕四維皆滅理之相牽聯者也四維張其  
心康其身昌四維不張其心荒其身滅亡故學者持身  
之道知恥爲要又曰學者於道能致知以玩索之篤敬  
以涵養之久則見面盎背氣象自別非聲音笑貌所能



爲也又曰道有遠近學無止法近者道也遠者亦道也  
學者見其近而不見其遠遠止於見則陋矣惟於見處  
更加功夫進進不已自然所造深遠而其成也宏矣其  
發明後學大指類此雅好文詞既老不衰嘗曰文者所  
以載道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而世儒或以文爲不足學  
非也顧其言於道何如耳每爲學者誦詹山之言曰物  
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於手辭  
者達是理而已矣以爲此最論文之妙故其爲文指事  
析理引物託喻要以達意所欲言者而詞采自然如風

行水土如浮雲遊太空中姿態橫生可喜可愕晦庵先  
生嘗評之以爲筆力奔放而法度謹嚴學者所難及也  
至他所爲詩騷閎肆俊偉略皆稱是工書得顏蘇筆法  
人有得其簡牘者多珍藏之其爲人長不踰中人而貌  
古骨強神觀其清言皆粲然成文聽者忘倦事推官公  
及繼母向夫人以孝聞友誨諸弟綺緘甚篤及其後綺  
舉進士高第嘗 由建二郡士人多推稱之然皆先  
卒諸子孤露先生把柁教養如已子男婚女嫁皆有成  
立蓋自推官公之沒先生主家事者二十年閨門肅睦



生計日贍內外未嘗有閒言也其接賓客奉祭祀節之以禮儉不及陋租賦之入常爲鄉里先雖在林下而事邑大夫不廢桑梓恭敬之節親戚故舊或以緩急告往往爲之排難解紛而不受其報或譏其既無求於世何苦爲是拘拘者先生曰是烏知吾心夫以傲爲高以放爲達以自私爲有守吾不爲也且禮與仁不可須臾去矧士可以去之乎邵守徐侯諷聞其風高仰之馳使奉書幣迎至郡庠使諸生矜式焉先生勉強爲其一行然亦竟不爲畱也嗚呼若先生者學博而守約志篤而愛

周一介不以與人而不以爲嗇一介不以取諸人而不以爲矯其古之人歟古之人歟紹熙四年先生之年七十有七矣八月二十有六日以疾終於家屬纘之夕其言琅然不亂於是人益知其所養果有大過人者也娶同郡朱氏再娶董氏王氏子男三人汝極季札叔栩皆學種續文有家法女二人嫁迪功郎江州德安縣尉王泰發進士王某孫男三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某鄉某原以書來告初先生之少也嘗從洵先君子學後洵復受業先生之門先君子之喪先生實狀其行



以授晦庵朱公爲之銘今先生之喪諸孤以爲近而知先生者莫若洵遠而知先生者莫若朱公故復俾洵狀其行事將以請於朱公洵自惟疇昔從先生遊時年未二十今行年六十二而朱公亦已老矣嗟日月之逾邁悼前輩之彫零其可以文詞不工爲辭乎乃雪涕爲之書紹熙五年三月十三日門人修職郎吉州錄事參軍程洵狀

董府君墓表

晦庵與叔重帖云允夫所作合祖墓表尤佳近世難得此文又與克庵帖云叔重錄廣叔墓表來細讀之益有味近年絕少得此文矣

洵之先君子簡易疎達與人交無親疎賢否待之若一以是遊四方人多得其懽心然雅不喜與深中多數者處雖時有不得已而終非其好也嘗遊德興過隱君子董君廣叔一見大喜與定交因客焉蓋君之爲人其簡易疎達與先君子略相似故傾蓋相得如此先君子不幸棄諸孤後數年君亦卒淳熙十五年洵歸自湘中君之葬久矣其子琦使來言曰先人卒欲屬銘於子而不獲今幽堂不可復啟願爲文表阡上敢使子銖奉事狀以請洵讀其書曰嘻吾先君子之執友也其可以辭謹



案董氏自江州相仲舒曾孫徙隴西其後又徙河東又徙江南而居鄱陽德興者爲尤顯君之先當僞唐保大時自德興之新田徙長風有曰謙者始爲儒曰緒者始以子貴贈大理寺丞緒生冲冲復徙張潭今爲張潭人冲生贈承事郎中孚君曾祖也中孚生太醫今介卿君祖也介卿生處州縉雲縣令材君考也君諱陵廣叔其字當建炎紹興閒虜大入中原天子南巡待數詣行在所獻書論時事皆不合最後見丞相趙忠簡公於臨安獨善君策而亦不能用也乃慨然歎曰賢如趙公且知

我矣猶不我用矧他人哉不去人必以我爲昧於進退者於是東書西歸時縉雲公猶無恙恬於仕進閒居之日多君先意承志父子之閒自爲知己家故多書縉雲公復篤好古法書聚漢魏以降金石刻埒歐陽氏集古錄築室藏之榜曰博古君定省之暇讀書鼓琴其閒蕭然若無意於世者然時時尚論古人至其治亂興衰是非得失之際有所感觸於其中必爲詩述之凡得數十百篇目曰博古堂詠史讀者知其所抱負不得騁而以是發之也縉雲公既沒君乃自號博古老人益理堂前



竹樹杞菊緒正堂中故蹟遺文曰先人之遺不可使荒  
而廢墜也又懼子孫不能繼其志復爲詩書壁閒戒之  
讀者又知其於慈孝最隆也閒遇客至與之飲終日不  
亂談笑多聞滿座爲傾至其他接物待人隨感疎之有  
恩意未嘗疾言厲色而人見其瀟散和易自親敬之中  
年君得隱疾日以清癯骨見衣表人憂其不能勝朝夕  
而君專口口口壽命益又三十餘年疾乃病顧家人掖  
坐堂上久之乃瞑乾道六年閏十月某日享年六十夫  
人吳氏故直祕閣昭武吳公傳明之女有賢行後君十

三年年七十有九亦以壽終子男一琦也今以進功郎  
致仕女三人嫁張似之倪儼吳應求孫男四人鎬銖錫  
鎡鎔銖皆舉進士而錫與鎡前卒女三人亦嫁仕族曾  
孫男二人沂後女二人尚幼君雖簡易疎達而少慷慨  
有大志紹興中虜許歸我河南地吳公畱守南京欲奏  
君自隨冀異時推恩可得一官君不屑從瀟然長谷之  
閒人爲君恨而君居閒處獨隨境輒安嘯水偃傲恆超  
然而自得也嗚呼士累於進退久矣奔走於是非之場  
浮沈於榮辱之門者溺而不知休披翁蔚而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三

尊德性齋集補遺

琴堂棋軒記

子友許君獻忠嘗於所居之側構堂軒各一而分置琴  
 棋於其中因顏其堂曰琴堂軒曰棋軒客至或焚香而  
 琴或對牀而棋古調新局惟意所之蓋陶然不知日之  
 既夕也予嘗為賦詩又數道其為人於交游中如李鐘  
 山張順之王夢符俞仲規亦各有所作焉他日獻忠又  
 以記為屬予謂琴樂之大者禁邪心養德性君子無故  
 不去其側堂以居之非無謂也若夫弈小數也惟消一



局昔人以之而敗名獻忠何取於是耶孔子曰不有博  
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  
無所用心者之不可耳獻忠兄弟嘗翫樓聚書教其子  
弟而以步雲爲名其用心固有所在琴與棋特其玩物  
適情之一具爾况弈秋鴻鵠之戒每一當局而此心爲  
之一慢然也心苟爲善何往而非師資之地乎獻忠春  
容純正有吾儒氣象其所得於琴不少也予懼夫棋之  
教非所以詔後也故本先正之意以爲獻忠告且以告  
夫獻忠之後云獻忠名安國與子有姪蓋其母夫人程

氏也

淳熙元年五月二十七日韓溪程洵允夫記

宋聖道府君壙記

故許君之墓君諱良字聖道吾邑之善士也享年三十  
有八以紹興十四年甲子七月十一日終於家旣葬矣  
用日者言復改卜於此蓋二十七年二月日日也後二  
十二年其孤安國安民安仁進以歲月之久而垣墻之  
或圯溝澮之或堙也惻然興懷命工修治疏導之而屬  
余書石以誌君雖不幸中道以沒而三子皆自立能大



其家觀其有子而吾之爲善士可知矣  
淳熙五年戊戌十一月庚申韓溪程洵書

尊德性齋集補遺

尊德性齋銘

朱子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爲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情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叟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祭內弟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朝奉大夫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

故內第吉州錄參程君允夫之靈而言曰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首言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閒且言受代有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爲喜蓋初不聞其有疾痛也及二十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以此月八日

死矣嗚呼痛哉夫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月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暮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勵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酌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尙識此意嗚呼痛哉

祭錄參程公文

錢文子

維慶元二年歲次丙辰十一月丙子朔越十一日丙戌儒林郎吉州軍事判官錢文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



千新逝錄事參軍程公之靈天地之間趣舍萬端惟氣  
之同相求實難如予與公各已白首乃以宮曹

自子來官班荆道周天茲

亦已三秋握手咲語吐出肺肝庶幾滿代聯舟俱還

有言莫宜有淚如泉

尙享

道命錄

秀巖李氏心傳曰婺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就學  
於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

錄程洵亦是偽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  
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  
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贈內弟程允夫三首

朱子

外家人物有吾子我乃平生見未嘗文字只今多可喜  
江湖他日莫相忘

故家歸來雲樹長向來辛苦夢家鄉行藏正爾未堅快  
又見春風登俊良

我憶當年諸老翁經綸事業久參同只今零落三星曉



未厭棲遲一畝宮

自註云僕不能詩往年爲澹庵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微倖多類此

程知錄洵本傳

汪幼鳳

程知錄洵字允夫婺源人父鼎朱韋齋先生內弟少孤與龜山門人羅仲素蕭子莊數公游從韋齋學于閩韋齋贈以六言皆專親脩身爲學之要鼎拜受其言益自樹立博覽經史尤好讀左氏傳爲文輒效其體不能屈意舉子尺度以故不利場屋韋齋嘗有舅家今三世筆畊未逢秋之嘆家故貧至鼎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間自號韓溪翁晦庵先生表其墓洵初以詩文求教文

公公答書曰如欲爲文章士而已自應不在人後如果有意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嘗以道問學名齋文公易其扁曰尊德性因爲作銘其他往復問答累數十書載于大全集者僅十三書耳初任衡陽簿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文公之門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在僞學之流之語洵與文公書曰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公答書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又云滕琪兄弟謂與吾弟爲中表因其有志宜善誘之鄉里少知此學得從學者衆漸以成



風亦非細事洵沒文公祭文云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年更相勉勵卒其舊業以畢餘生何意允夫之才學而遽止此耶有尊德性齋小集十卷周益公序之曰平正和粹楊誠齋愛之謂如寶玉大弓云其後有名樸字文伯均案家乘作伯韓溪翁之猶子也謁文公於精舍求為學之要復往見南軒先生討論皇極復親炙董公叔重相與問難遂畱學一年歸文公語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由是篤意家學不事舉子業里有訟不決者為開

道理雖頑囂亦感悟丙午歲歉鄰境有椎牛劫廩因為嘯聚樗挺然入羣從容撫喻眾解散去其家學淵源素知於人如此年五十作原化論深達性命之理纂集先賢格言若干卷晚號翠林逸民

程克庵傳

程 曠

先生名洵字欽國後更字允夫號克庵姓程氏婺源人韓溪翁之子晦庵先生文公之內弟也姓繫世德見文公表韓溪墓先生少有意祿仕因攻進士業授經之暇則取時文誦習而學焉然非所嗜也間獨取河南程氏



眉山蘓氏之書讀之自謂心開目明恍然若與數先明者對坐於卷中而親聞警欬也久之文公自閩還一見愛之甚篤而所以啓迪之者亦甚力先生每欲棄去進士業一意學問以求進於聖賢之域貧不果也屢薦不第後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尋主衡之衡陽簿臨江劉公清之與州事先生以縣吏見劉公曰子所遺吾書自爲之邪抑倩人邪先生曰自爲之也劉公領之他日又召與語乃大異之曰子吾黨也自是每趨府議公事竟往往延先生入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

義致用之要下至古今一辨此事之旨無所不及風晨月夕盃酒流行則又更倡迭和不以屬吏遇先生也而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文公之門再調廬陵錄參丞相周益公必大弭節里中敬其學行屈輩行與之友僞學難作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文公書曰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文公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將代遽以疾卒乃慶元丙辰九月八日也年六十二文公聞訃哭之慟爲文祭之曰中外兄弟蓋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



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計暮年更相勉勵卒其舊業以  
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先生之學初敬慕蘇氏之  
議論復謂程蘇之道同蓋當是時世之學士大夫惟蘇  
學是尊也文公與之辨難數千百言卒竟從事于語孟  
濂洛之書剖析推明文公亟稱許之其於易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  
此心而發所當其理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學易  
言理朱子曰於論語曰四時行百物生皆天理之流行  
此說是

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入之道亦由是也行止語  
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加損益也有言乃不得  
已爲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會  
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於此  
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朱子曰如  
善近世甚有病此語者每以已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  
意曉之然亦不能如是之快也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  
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  
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蓀



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反復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此說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於正蒙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爲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爲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爲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朱子曰程子以爲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於上蔡語錄真我之

語曰不必如此立論恐啟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真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如此上蔡之學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小疵也朱子曰此說甚當上蔡所云發我發明經傳以我視以我聽者語亦有病類如此每謂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爲主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知孔子既告之矣又質之子夏反覆不知己不敢以不知爲知也



凡此皆為學用力處朱子曰善故云於誠上甚得力也朱子曰誠  
字得力嘗以道問學名齋文公為更曰尊德性所著有  
甚善尊德性齋集十卷文公稱其意格超邁程度精當雖諸  
老先生猶撫掌降嘆況熹尚未足以盡窺其一二其敢  
有妄議乎益公序之曰議論平正辭氣和粹楊誠等  
之如寶玉大弓云

婺源縣志儒林傳

宋程洵字允夫號克庵韓溪人朱子之內弟也以詩文  
介求教朱子答曰如欲為文章士自應不在人後如果  
有志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嘗以道問學名齋  
朱子易其扁曰尊德性因為作銘其他往復問答累數  
十書載於大全集者僅十二書耳初任衡陽主簿士友  
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朱子之門再調廬陵錄參與使君  
不協臺章有云吉州知錄程洵亦在偽學之流朱子答  
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洵沒朱子祭之文云中外



兄弟蓋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學與時背仕皆不  
逢猶冀暮年更相勉勵卒其舊業以畢餘生何意允夫  
而遽止此有克庵尊德性齋集十卷周益公序之曰平  
正和粹楊誠齋愛之謂如寶玉大弓云祀鄉賢  
蘇州府志儒碩傳

程洵字允夫號克庵婺源韓溪人父鼎朱韋齋先生  
內弟也從韋齋學於閩洵世其家學從朱子遊朱子雅  
重之嘗以詩文示朱子朱子答書曰欲爲文章士自不  
在他人後如有志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由是

益自刻勵務求實修以道問學名其齋朱子易之曰尊  
德性因爲之銘又嘗寓書論爲學之要及克己之功往  
復十數紙今載大全集者十三書耳任衡陽簿調廬陵  
錄參與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在僞學之  
流之語朱子與書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又曰滕  
琪兄弟與吾弟爲中表因其有志宜善誘之鄉里少知  
此學得從事者衆漸以成風亦非細事蓋是時朱子闡  
絕學於閩而篤志愛信倡明其道於新安者洵實爲稱  
首焉所著尊德性齋集凡十卷楊誠齋愛之爲如寶玉



大弓云

曉湖尊德性齋記

宋程允夫先生居婺源之韓溪其讀書之齋名曰道問  
學朱子易之曰尊德性而銘之先生七世孫畱耕自韓  
溪遷曉湖二十世孫昌復於曉湖建尊德性齋桐城姚  
書其功昌之子白萬書於陽湖惲敬請爲之記均之  
書曰齋背山臨流中爲堂左右翼以亭後爲寢寢之  
右爲小軒其餘皆乙丙舍也經始於嘉慶十有七年  
十月癸卯至十有九年正月癸巳落其成凡爲木之  
工二千四百有八雕礱之工四百五十有二鍊之工



百有二板築百四十有五穿池千有十運土石千二百  
有三敬觀古者作記之法是書之言盡矣若以論多多  
附之其體爲不正雖然是齋之義不可不明於天下後  
世則請得詳語之卽以爲是齋作記之體宜如是君子  
當亦無尤焉夫性也者自天而之人者也德性也者自  
天而之人之仁義禮智信是也自老子莊子不以五者  
爲性而斥而棄之後之言性者反之於心苟乎芒乎不  
得性之所在見其倪之貫百骸惣萬事以爲吾之性在  
焉故爲佛氏之書者其始以作用言性作用卽知與能

也是所謂性者質質然飲食寢寢然男女而已於是  
以爲未足遂舍能而言知而以真智爲性是所謂性者煩  
然而來窅然而往而已於是又以爲未足遂舍推測之  
知而言湛定之知而以性海爲性是所謂性者澄然而  
內明耀然而外朗而已世之儒者其言性大半出入於  
是焉而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爲最近合之老子不皦不  
昧莊子真知之說皆無殊異其弊由於不以五者爲性  
故不得不屢遷數變求其說於汪洋溟滓之域如此也  
夫性如元氣五性如五行元氣不可以言狀故聖人卽



五行之可見者反其初以言元氣性不可以言狀故聖人卽五性之可見者反其初以言性舍五行無以見元氣舍五性豈可以見性哉文三言曰敬以直內論語曰修己以敬敬之義柰何本經首章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獨數言是也聖人之言敬用力如是蓋急救之至則肌膚會筋骸束氣順體從識明力健其始也勉強以企其繼也服習而適其後合動靜始終皆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五者如芽之在孚不能茁如泉之在石而能

達如帝天之臨師保之輔而不敢褻此尊德性之義也後人言德性旣襍於佛氏矣其尊之之功能不入於佛氏哉觀氣象養端倪皆是也朱子此銘平正而切近然平日言存養而曰提撕曰管帶不以大力全功言之於義有未備焉不可不察也嘉慶二十有二年正月乙丑後學惓敬謹記

性如元氣一段推明孟子之意勉強以企一段發明程子之說能使吾儒之書一無滲漏異端欲指摘而不能子居自記



宋錄參府君為朱子內弟坐偽學廢職有尊德性齋集  
十卷周益公必大為之序前明宏治中族祖東軒公得  
其遺藁命從子歷峰參政公校刊於淮約為三卷梓本  
又復不傳嘉慶戊辰冬刻韓溪程氏世德錄遍求族中  
藏本始得文模公手抄此集遂重刻之均按劉序為劄  
子十有七今存十已逸其七為記三句三應為二見周  
益公序集中有董崇本字說而劉序脫說一二字其餘  
一一與劉序合又按世德錄中載錄參府君為許氏琴  
堂棋軒記宋聖道府君壙記俱本集所遺今補集後錄



參府君沒朱子有所爲祭文若詩皆宜附載本傳道命錄府縣志儒碩傳及今陽湖惲子居爲先君子重創尊德性齋記亦例得附載戊寅夏均客吳門晤鮑君志祖出集求校許附叢書行世乃謹記得集之原委於後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二十一世孫均百拜識



